



在昂美纳部落里

郭国甫

在昂美纳部落里

郭国甫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是描绘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进军阿佤山的故事，它生动地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在祖国边疆的伟大胜利，反映了英雄部队机智果断、忘我牺牲、大公无私、热爱兄弟民族的高贵品质。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对佤族人民粗犷、豪爽、质朴、勇敢的民族性格和思想感情，对佤族风土人情，以及山区荒僻、雄伟、瑰丽的自然景色，表现得相当真实，好似一幅鲜明的彩色图画。

本书曾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这次经过修改，由我社重新出版。

封面设计：李化吉

扉页图：徐中益

在昂美纳部落里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6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3\frac{9}{16}$ 插页 2

1983年6月北京新1版 1983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4,500

书号 10019·3469

定价 1.00 元

边疆冬日的早晨，总是姗姗来迟。现在，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。透过连部窗口白色的油光纸，可以看到屋里面闪耀着的灯光。它那朦胧的光芒，象是夜空里一颗明亮的星，照映着这宁静的广漠的山野。灯光下面，有一个人在那里工作着。政治指导员余立毅怀着振奋的心情，在读着团政治委员写给他和连长的信。跳跃着的灯光，映着他宽阔的深思的额头。他那明亮的饱满的脸庞闪闪生光，深邃的灼灼有神的眼睛，在写着清秀字体的信纸上来回移动着。他渐渐地激动起来了，身子猛地往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，两手支着桌沿，披在肩上的棉大衣，顺着椅背落下来。他久久地注视着放在桌上的国旗——这面红色的旗，象征着祖国人民的战斗与胜利、幸福与欢乐。他将要带着他的连队，把红旗在祖国更远的疆土上高高升起。他口里轻轻地重复着信上的话：“……要为祖国尽责，对全连的战士负责。”脸上表现出那种在执行任务时的庄重与严肃。一会儿，他站立起来，挪开椅子，拿起国旗，把它整齐地折叠成一小块，放进自己那个棕色的皮包里。接着，他理了理各班的决心书和立功计划。在这些充满了坚强意念的决心书里，却没有看到二班的。再翻了一遍，还是没有。他停住手，手指落在纸

上，轻轻地敲着，心里有些奇怪。在连里，二班的工作总是走在头里的，这回，为什么落到别班的后面呢？他想了想，很快就明白了，大概因为罗唯杞在闹情绪，杜振中没信心了吧？他嗯嗯了两声，立刻有些不满意自己起来。这次任务，严重地考验着大家，在这种时候，对每个战士要进行多少工作啊！他先前还认为连里的动员工作做得不错，够深入细致的，这会觉得问题多起来了，心里有些不安。他决定去班里看看，刚挪动脚，杜振中却喊着“报告”进来了。余立毅高兴了，当他看到杜振中眼里迸发着复杂的神色时，便又怔住了。

杜振中把班里的决心书交给余立毅，说：“指导员，我来迟了。”说完，立正站着，双手直直地垂着。他心里先是惭愧，又感到终于完成了一件最大的心事，不禁有些高兴。

余立毅用关切的眼睛看着杜振中，等待杜振中说话。他以为杜振中会申说些什么，可是杜振中默默地站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要说的话，和战士们话一起全都写在纸上了。一会，他转身要走，余立毅才问：

“有困难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杜振中回答说，声音很低。

余立毅打算问问罗唯杞的情形，但他没有问，只是说：“肩膀上觉得很沉吧？”

杜振中说：“没什么，大伙的情绪都很高。”

余立毅知道这“没什么”不会象杜振中说的那样轻易。他自己也曾经当过班长，知道得很清楚，一个班并不简单

啊！杜振中这么说，是要上级少为他们操些心罢了！他看着杜振中，原想对他说几句关心的话，顿了顿，觉得不是时候，沉思一会说：

“这次任务，对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咱们干部的担子更重了。”

杜振中说：“知道，指导员，我一定把班里的工作做好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余立毅说，“时间不多了，你回去吧！”

杜振中走出去，很快就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。余立毅低下头，看着二班的决心书。虽然，它比别班的送来晚一些，他倒更喜欢它、看重它，知道这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写的，杜振中一定通过大家的思想，考虑了再考虑，写了再写才送来的。杜振中是个实实在在不说半句空话的人，他将会带领大家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班的决心。余立毅想着这一切，转身走近桌旁，把几本政治书籍，一本民族问题的小册子，一瓶蓝墨水，一只钉书机和一支红蓝铅笔收拾起来，放进皮包里；又烧毁了几份过时了的文件，用脚把纸灰踏碎，四下看了看，便披上大衣，提着二十响短枪，向门口走去。

余立毅走进隔壁的会议室。通信员金正明在会议室里忙碌地收拾着东西。小金站在凳子上，取下满满地悬挂在竹壁上的大小锦旗。它们都是各族人民同上级党委、上级机关赠送和嘉奖的。这些战迹斑斑的锦旗，记载了连队光荣的战斗历史，记载了连队艰苦的战斗道路。有的锦旗被硝烟熏黑了，有的锦旗被子弹打穿了，有的锦旗被弹片撕成了片片，但它们全都放着光彩。余立毅看到这些，看到通信员

带着一种崇高的神情，小心地爱护地取下它们，再用一块白布包裹起来，放进一只木箱里。他心里很兴奋，说：

“小金，去同教员说，叫他把俱乐部的书和画报带上一些。”

小金扭过头来，问：“到那里还要布置俱乐部吗？”

“当然要罗！把土匪消灭了，咱们要在那里永远住下啦！没有俱乐部怎么行呢！”

小金高兴了，从凳子上跳下来。

“一定要布置得好好的，让老乡都来参观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余立毅说，接着，又想起一些别的东西，“还有乐器，告诉教员，能带的都带上。”说完，兴冲冲地向门外走出去了。

天还不大亮，四下灰蒙蒙的，连部门口竹制的单杠柱子上，拴着两匹骡子。两匹骡子看起来象一个颜色，就连那匹枣栗色的高大骡子，也成灰黑的了。有一匹骡子还伸着嘴在麻袋里嚼包谷，发出喇喇的响声。另外一匹吃饱了，扬着头，马嚼子在嘴里活动着，起着泡沫，不安地踢蹬着蹄掌。在它们身旁，摆着两副木驮架，是驮行李、干菜和书报的。饲养员蹲在驮架旁边收拾着垫背。

“牲口喂好了吗？”

“喂好了，指导员。”饲养员站起来，有礼貌地回答说。他并没有看清身旁问话的人，他是从余立毅那浑厚的山东口音听出来的。

“带了几天马料？”

“三天。”

“最好多带几天的。”

“听人说，走得快，两天就到了。”

“要是两天到不了呢？”余立毅说，声音很温和。

饲养员再没有说话了。说什么呢？指导员的估计是对的。虽然，去阿佤山的路并不算远，谁知道前面是些什么样的山呢？听说都是绝壁和峡谷，说不定会发生些什么意外的事情，果真两天到不了怎么办呢？

余立毅站了一会，最后看出饲养员已经明白了自己的任务，就穿过操场向一排住的地方走去。夜风吹着他的脸颊，感到凉习习的。

一排宿舍是一间长方形的竹壁房子。今天加了两盏油灯，一个班一盏，所以屋里很亮。战士们有的已经打好了背包，有的还在收拾挎包，有的在调整枪皮带，有的在反复地擦拭枪枝，有的围在屋左角烧起的一堆火旁，把轻装减下的家信和写完了的学习本，撕成片片，放进火里。火烧得更旺了。扬起的纸灰，四下飘舞着。值星排长亮着电筒，四处查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。行装整理好了的战士，有的在门口走来走去，有的挤在灯光下，细声说笑着，谈论着。

二班战士陈维秀，是连里最淘气的一个，也是全连最年轻的一个，今年才十八岁。他的脸是黝黑的圆胖的，长睫毛下面，闪着两只聪明的水晶般的黑眼睛。薄薄的柔嫩的嘴唇，总是含着一种无忧无虑的孩子似的热情。他的背包早就捆好了，背包底下齐齐地插着一双胶鞋。他用拳头量了

量，觉得尺寸和连长要求的差不多，心里很满意，便两脚叉起，重重地坐下来。竹板床“哐”地大响了一下，弄得周围的人都朝他看，他却装做没事的样子，顺手拿起三弦琴玩弄着。三弦琴是一位拉祜族老大爷送给他的。为了感激这位老人，陈维秀常常学习着弹它。他的确弹得不坏，练习不到一个月，就能弹许多的调子。为了这，他还学会了简谱。新歌本一发下来，不用教员教，他拿起来就能弹唱。顶有意思的，是他常常扮出一副滑稽的脸相，伸长脖子，弹着琴自编自唱起来。这会，他抱着小三弦，没有定一定音就弹开了，眼睛看着房子的四壁，嘴里轻轻地唱着：

再见了，心爱的小竹屋，
昨天我们亲手把你盖起；
为了去解放阿佤山的土地，
天还不明啊，就要和你分离。

不要把你年轻的主人怀念在心，
也不要再在落日时等候我们来临；
祖国交给了我们神圣的岗位，
士兵要在远方守卫边境。

陈维秀一想起他们就要去的地方，心里便被一种热情鼓舞着。他们将是第一批解放阿佤山的人。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呢？他在心里热烈地预先描画着到达那儿的情景，停下手来，对着坐在自己身旁的同班战士罗

唯杞说：

“罗唯杞，你说阿佤山会是什么样子？”

罗唯杞垂头丧气地坐着，没精打采地在收拾着自己的挎包。挎包里装着墨水瓶、饭碗、漱口缸子、牙膏、小镜子，已经胀得大大的，但他还要拿一本厚厚的信纸和一大迭信封塞进去，弄得挎包连口都封不过来。他抽动着灰白的嘴唇，嘟哝着说：

“我又不是诸葛孔明，又没去过，谁知道？”

陈维秀不觉一愣，心想：自己好意问问，对方倒不客气起来了。要是往日，他也许会顶几句，但这会他不想吵嘴，班里的决心书才送去呢，上面写着要大家互相关照，亲密团结。他瞪了罗唯杞一眼，淡淡地说：

“哟，有那么多信写，不能少带一点？”

罗唯杞是这样一个人，在他的心里，只有自己的家，说得更确切一些，只有他那年老的母亲和还算年轻的妻子，以及门前几亩薄薄的田地。他常常想着家，挂念着家。他的心跟她们靠得顶近。然而，现在他却一步步走得离她们更远了。他觉得有多少难以诉说的痛苦啊！他听出陈维秀话里不友好的语气，便沉着脸说：

“前面的日子长啦！”

这时，绰号叫“炮弹”的大个子战士骆昌文，放下正捆着背包的带子插嘴了，于是，背包一下子又松开来。

“到了那里，后勤处会给咱们送去的，断不了！”

罗唯杞听骆昌文帮起腔来，不让地说：“送去当然好，要

是一下子送不去呢？……带着总不碍事吧！这些琐事，你还是别操心吧！”

骆昌文生气了：“这是琐事？……带着当然不碍事，可你为什么不多带几发子弹呢？别人为了多带一发子弹，什么都减掉了，把皮裤带换成了布带，可你呢？”

骆昌文一嚷嚷，罗唯杞倒害怕起来了。他心里想：真该死，大家都会听见的。他眯缝着眼睛，微微地红着脸，看样子还想低声分辩。陈维秀放下小三弦，把话接过去了。他怪自己多事，快要出发了，引起了这场不愉快的争吵。他说：

“哎呀，看你们，怎么吵开了，嚷得一里外都能听见。谁少讲一句不就完了。”

罗唯杞不哼声了。

骆昌文仍然喃喃地说：“少讲一句，……我听不惯！”

从感情上，骆昌文的话，正合陈维秀的心意，但他还是说：“听不惯，那你吵吧！人家要说，又是二班！又是二班！”说着，双手一扬，现出又担心又赌气的样子。

这话把骆昌文刺痛了。他克制着自己不再做声了。

陈维秀转过脸来，一抬头，见杜振中和排长一面谈话，一面走过来，便又低声说：“班长来了。”

杜振中走近大家。他听到他们的吵嘴声，但他没有马上说他们，只是问：“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？”

“收拾好了。”陈维秀回答说。

杜振中看着大家的床铺。冷冰冰的竹板上，散乱地放着背包、鼓胀的干粮袋、弹袋和枪枝。他看了看它们是不是都

整理得很好，接着又轮番地打量着每个战士的身上。虽然，许多人是有经验的老战士，知道该怎样拾掇自己，但他还是放心不下，看看他们的领扣和鞋带，是不是结得都合适。他的手触着一个刚刚灌满热水的水壶，烫得马上缩了回来，立即对大家说：

“把塞子拔了，让水凉一凉。”

战士们为自己的粗心微微地笑了。大家都把这事忘了：等会走起路来，热水壶贴在身上，不好受啊！

杜振中刚要坐下来，一眼看到罗唯杞身上的子弹带有两个口袋打着死结，低声说：“怎么打死结，有了战斗咋办？”

罗唯杞说：“带子短了。”

“给我吧！”杜振中说，接着，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针线包和一截带子。

罗唯杞红着脸，说：“我自己会接。”

杜振中看罗唯杞低着头，眼睛看着别处，知道他心里不好受，便把针线给了他。他又看了一遍大家，说：

“收拾完了就好好休息吧！出发前休息好是最要紧的。”

陈维秀扭转身，移动了一下座位，把背靠在床沿的竹柱上。又抱起那个小三弦，却没有弹它。他想起刚才的话了，便又嘀咕着说：

“咱们文化教员，读了不少的书，可就没读到过有关阿佤山一点什么的。依我看，真是白读了。”

骆昌文说：“你不是也读了好些书吗？”

“我？……”陈维秀不好意思起来。他知道骆昌文这么说，是因为大家很喜欢他的快板诗，其实，他自己只是小时候才上过几年学哩！他哼着鼻子，说：“我算什么！”

杜振中转过脸去，看了一眼陈维秀，顿了好久，说：“连一张阿佤山的地图都找不到哩！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一会，不安静的陈维秀又轻声地说，脸上现出自信的有把握的样子：“我想，阿佤山和咱们走过的那些山一定不同。那儿一定有好多大树，好多稀奇古怪的花，石头上长着草……还有……”

杜振中看着他那天真而又激动的神情，微微地笑着说：“到了阿佤山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”

陈维秀双手支着下巴，自语起来：“是呀，怎么还不走呢？真急人。去晚了，土匪跑了，才冤枉呢！要不是今天学政策，明天学阿佤话，早就到阿佤山了。说不定这会咱们已经把那些坏蛋消灭了，正帮着老乡打扫院子哩！”

“院子是什么样儿的呢？”

突然，从后面传来一个声音，陈维秀侧过头一看，见是指导员，脸唰地红了，说：“不知道，说着玩的。”

“呵，改口了，说着玩的，刚才听你说得顶认真哩！”余立毅笑着说，走近床沿，拉紧大衣坐下。

战士们都希望和指导员待在一起。余立毅象是一炉火，走到哪里，那里就热烘烘的。所以，余立毅刚刚坐下，许多人很快都围拢到他身旁来。

余立毅看着陈维秀，问：“政委的话，你记住了没有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陈维秀脱口而出说。

“好，说给我们听听，行吗？”

“呃，政委说，进阿佤山，难，很难，……呃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政委的动员讲话，陈维秀是用心听过的，并且都把它记在怀里揣着的那个小红皮本本上。可是，政委讲了很多，他觉得每一句都顶重要，余立毅突然一问，他一时不知先说哪句好，心里一急，就弄得什么也没说成。

大家都知道陈维秀有口才，说起话来掀动着两片薄嘴唇，谁都得让他。现在，他回答指导员的问话时，好象舌头短了半截，张嘴结舌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旁边的战士，见他那紧张的样子，不禁笑了起来。

余立毅接着问：“讲完了？”

陈维秀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稚气地笑着，脸一下子羞红了，直红到耳根下。

罗唯杞抬起低下的无光的眼睛，冷冷地看了陈维秀一眼。他觉得陈维秀是个只会说漂亮话的人，这下他包藏不住自己了。余立毅在问话的当儿，眼睛不时打量着罗唯杞。罗唯杞含着讥讽的眼光，被他看到了。

“你呢？罗唯杞，记牢了没有？……什么？说不上来？”

停了片刻，余立毅又转向骆昌文：“你呢？”

“政委说，敌人逃去了阿佤山，到处烧杀、抢劫，我们要去那里歼灭他们，设立防线，守卫国境，并且帮助佤族兄弟，摆脱苦难，建立新的生活。……政委说，阿佤山上得去还是上不去，就看我们政策执行得好不好。”骆昌文说得很慢，很

有条理。

余立毅微微地点着头，表示很满意。团长去军事学校学习了。政委对进军阿佤山的意义同部队讲了好几次话。我军解放边疆广大地区后，居住着十多万佤族人民的阿佤山，成了敌我争夺之地。这次部队进驻阿佤山，是打击敌人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。部队驻守阿佤山后，可以彻底地肃清国民党在阿佤山上的残匪，可以严防逃跑出境的匪特，进来扰乱、破坏，烧杀、掳掠。他们连的任务则是进驻到阿佤山中部、国境线上的昂美纳部落。骆昌文回答得很好，许多地方是照政委的原话重复了一遍。特别是他没有忘了民族政策。在这个地方，有了牢固的民族团结，才有巩固的国防。他高兴地感觉到，政委的动员讲话，已经深入到战士的心里，也就一定能够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上。他忽然又面对着陈维秀，问：“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是这样，指导员，他全说对了。”陈维秀说。接着，他又看着骆昌文说：“你别看他个子大，心顶细哩！”

余立毅笑了，但他没有被陈维秀的俏皮话岔开，进一步问：“你说，要怎样才能执行好政策？”

陈维秀这下象是很早就想好了似的，回答得很快：“上级叫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一定做好；没有叫我们做的事，说的话，我们不乱做，不乱说。”

“那么，上级还没叫你走，你为什么要急着走呢？”余立毅说，眯着眼睛，捉弄地看着陈维秀。

周围的人都开心地笑了。陈维秀也尴尬地笑了。

余立毅看了看几个战士的背包，并且掂了掂重量：背包很轻。战士们为了多带上些弹药，应付前面的战斗情况，都彻底地轻了装，每人只带一床被子和随身穿的衣服。他坐了一会，站起身来说：“不要急，这任务是咱们的了，谁也抢不去。”说完，和身旁的战士一一握着手，走出去了。

陈维秀赶忙背上弹带，连声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！”

骆昌文说：“你真敏感呀！”

陈维秀说：“敏感？握手就是临走祝咱们保重和胜利嘛！”

大家相信了，都行动起来。

余立毅去别处巡视着。他从右边屋檐下走向火力排，刚走到火力排宿舍门口，就听到连长李树人严厉的声音。

“真乱弹琴，谁叫你们把油布叠起来放？讲过多少遍，要卷成圆筒，说了不执行。”

余立毅心里笑着想：这家伙，嗓门总是这样高。他从竹门口望过去，看到李树人把一个战士背包上的油布解下来，两头叠成和背包一样宽，然后卷成圆筒，绑在背包上面。战士们都照着他捆的样子重新弄过。他走进去，说：

“老李，差五分就到七点，准备出发了。”

他们两人从宿舍走了出来，望着外面。天色微明，淡绿的光辉，把夜天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洋，覆盖在这千山万岭之上。

“出发吧！”李树人同意说，吩咐司号员吹集合号。

紧接着，军号以激昂高亢的声音，冲破了黎明时夜空的

寂静……

二

枪声刚刚停止。在昂美纳的上空，还浮动着一团团的硝烟和柴烟。黑色的烟团，随着夜风的吹拂，泛滥起来，到处飘荡着。

在这个阿佤山中保持着佤族最古老风习的昂美纳部落，昂美纳是个不算小的寨子，^①有一百多家人，占的山头也是邻近最高的。就在昨天，在这个突起的山顶上，还高高低低的挤满了房屋。虽然都是茅屋，而且是悬空架起的，排列的并不整齐，但它们有着一种原始的、朴实和宁静的美。每当太阳升起，那些孔明帽式的屋顶，便闪闪生光，从竹楼的火塘冒起的缕缕蓝烟，袅袅地上升着。可是现在，寨子成了一片废墟，只有紧靠西边还留下十几幢房子，连同屋脊两端安置有木刻的燕子和男性裸体像的^②阿郎勐家那幢大房子。敌人的几发炮弹都落在寨子的东边。火顺着风呼啦啦往上卷，黑烟把整个寨子的上空遮盖住了。星星不见了，月亮也不见了。从烟柱里面，不时飘下一些扬起的灰烬。当时，如果有人爬上屋顶，把茅草掀下，是可以救下好些房屋

① 凡部落的首领住的寨子，与部落的名字相同。阿佤人对外戒备很严，每个寨子都有七八十户以上的人家；同一个部落的寨子，住得很近。

② 燕子是阿佤人崇拜的飞禽之一，男性裸体像是阿佤人信仰的祖神。